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

條具利害奏狀

契勘本路盜賊久未寧息雖因民俗頑獷好復仇怨所致
要是小民迫於衣食易為兇徒之所結集若使田畝之民
衣食不乏各有生理兇惡之人不得誘為徒黨安能一呼
使至百千為群滋蔓猖獗臣竊見本路催起上供稅賦月
楮錢及糴買數事實有未便於民間者本司已嘗具奏申
陳未奉回降指揮若不別行措置小民漸至失業必致驅
而為盜遣兵討捕卒無已時致赤子之流離情實可憫臣
嘗叨近輔分典要藩荷恩最深欲報無所苟有所見不敢



隱默今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本司近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尚書省劄子令臣催督轉運司起發上供無額斛斛尋取到轉運副使逢汝霖徐林狀節文契勘本路上供米斛係以秋苗椿辦兵火之後多有逃閣又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只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石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雖蒙減免止供一十六萬九千石外猶有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

米外虐數無從所出又虔吉南安軍盜賊未息見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豁除數目係在實催苗米之數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元豁等因依申朝廷乞以實催糴納米數起發去訖申本司照會臣勘會江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戶口凋耗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得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存纔有十之三四其餘縣分號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纔及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如虔州累年為盜賊猖獗稅賦徃徃催科不得吉撫筠袁等州亦

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責州縣必欲及承平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數重困人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盧負罪責近已備錄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奏聞伏望聖慈早降睿旨令轉運司具以實催之數起發庶幾小民不至重困流為盜賊不勝幸甚

一本司去年內差幹辦公事韓岳前去諸州軍點檢奉行寬恤事件續據本官申筠袁州臨江軍係災傷最甚去處有不曾逃移人戶緣災傷草賊侵擾死失佃

戶耕牛闕乏穀種無力輸納乞依湖南州縣已得聖旨指揮差官檢視民間耕種田疇只據所墾田畝多寡之數紐納稅租并臨江軍知軍趙士劭狀本軍日逐據清江新喻三縣民戶投訴緣去歲旱歉雖不曾逃移離業實以飢貧無牛種失於布種及雖有曾布種去處又不能周遍逐縣不住追催枷禁鞭笞要依遞年納戶下全稅乞從本軍施行竊詳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都督府劄子節文應人戶歸業者候催科撥所墾田畝多寡之數合納租稅仍免本戶差役一年其上件投訴民戶雖不係因逃移歸業之人蓋

是懸土不忍去父母之邦緣此飢貧失於布種原情
實可矜憫若不隨宜措置則追納既竣無所從出避
一時刑責之患必見轉徙乞且據所墾田畝隨分數
減今歲稅租等事本司已備錄前奉官所申事理
申奏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訪聞等袁州臨江軍災傷
人戶至今緣此拖欠租稅官司催督致有逃移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司差官體究將紹興六年分
人戶布種田畝不遍拖欠下稅賦見掛欠者特與並
行放免庶幾小民安業不至失所
一契勘本路每月應副岳飛大軍月椿錢九萬餘貫自

來係以輕齋金銀相兼見錢起發昨緣湖北隨軍運
判劉延平移文只令起發見錢自後諸州不惟艱於
應辦其裝發糜費亦不易出自去年四月臣到任以
來催督至今共起發過一百七十餘萬貫本路錢寶
泄於他路不復可還民間闕乏號為錢荒以故穀賤
傷農民戶輸納夏稅戶帖應干名色難得見錢閭里
愁嘆至今委棄田產逃移者多若不別行措置將來
愈見闕設本司昨准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
催起發月椿錢連到狀式立限取會已未起發輕齋
窠名斤兩數目以此見得諸路應副大軍皆合用金

銀相兼椿發累曾具奏狀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
下轉運司許令諸州將所認月椿錢計置輕齋與見
錢相兼起發仍照應在市價例務令兩不相妨庶幾
可以椿辦不至走泄錢寶民間交易及輸納官中不
至闕乏實為利便

一契勘自來朝廷行下轉運司糴買斛斗如有糴本則
官中得米民間得錢兩為利便近年多是頒降告勅
牒與見錢相兼已是難以行使今來朝廷降下本路
和糴專用一色關子雖有許撥經制總制錢指揮緣
應副贍軍多無見管錢物深慮糴買不行州縣不免

抑配重困民力竊緣商賈興販斛斗赴官糴納猶可
給與關子令赴所屬支請今來客旅興販稀少唯是
糴於鄉村民戶積累升斗以足額數鄉民中糴得些
小關子豈能前去數千里外官司請領必為兼并之
家以賤價取之贏落官錢規圖厚利朝廷所費則一
小民受害徒為富商大賈之資深屬未便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令朝廷支降見錢與關子相兼糴買糴於
鄉村即給見錢糴於商賈即給關子庶幾小民獲受
實惠不至重困一路不勝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右臣契勘本州自七月以後不雨遣官致禱管下神祠佛宇應有仙聖靈跡去處及築壇塑龍迎請聖水躬親齋素日事祈求雖獲感應並皆微細不得露足見今晚田已是亢旱此蓋守土之臣德薄人微繆當方面之寄精神不足以感格政術不足以共理致茲旱暵單及一方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遴選帥守以寬憂顧臣不勝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乞宮觀劄子

臣契勘自今春以來實緣衰病屢上封章乞罷帥權投置閑散未蒙矜宥近為本州入秋闕雨已覺亢旱罪在守土之臣已具奏聞乞從罷免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孤生早衰多病又苦瘡瘍復得筋挛之疾行步蹇緩拜跪艱難加以素有疾眩醫治弗效動多遺忘常恐顛仆一路兵民之寄事體至重倘不量力勉強負荷決致踈虞伏望聖慈特賜哀矜許令罷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疲駑得就休息尚霑廩餼以養餘齡感戴天地之恩何以圖報干冒宸嚴臣無任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

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為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所也政令乖戾拂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以督供輸未穀未秀

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為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為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整素備無待倉猝取具於臨時也方今強虜憑陵僭竊窺伺屯兵淮滸以為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

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或此彼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來去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歛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

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為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為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為陛下詳言之誓罄狂瞽仰酬大恩臣無任

乞詳酌見糴晚米奏狀

右臣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暘調適早禾已是成熟收割

了當自入秋以來闕少雨澤已覺亢旱又生青蟲食害苗稼見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內無雨晚田決致旱傷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又失指準有悞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

不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一
論淮西軍變劄子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鄜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偽齊汭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避衆所共知不為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為龐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寬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為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返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亦

足控敵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閒散將士缺望遂
生攜貳之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當預
選武臣之有威望智畧者以為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間
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
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不合其
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
為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
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
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鄴瓊在光世軍中
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

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
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
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
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之後
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攜手同歸之虞術亦
疎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
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
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遁逃借有
從者不過部曲耳密喻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
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

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况五乎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為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為多十年之間疾病死損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讐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益張朝為君臣暮為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為賊用致死於我可可悲乎鄺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為之鄉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

重兵於江淮以為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補之折東補西愈見踈闊姦逆窺伺強暴憑陵喪威辱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強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

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闕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

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靜以待之俟人心之漸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迄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蓋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揚州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警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

則周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
詢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
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興唐
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
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
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敬專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
方今虜偽鴟張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聽
明為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採青苔之言而勿偏聽

在今日為不可後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
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紹陳猛在光武時有若劉寵盧芳
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祐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
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
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為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
衆一旦叛去固不為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為吾害
也或謂虜偽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
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揚沂中兵
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
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焉豈敢深入倘

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
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惟幄之謀必有勝
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
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
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
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
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
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
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
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
以蠢愚夙荷睿選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踈無
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
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
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續據探報鄜瓊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
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
並為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
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踈遠初不敢論列再
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

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叔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為便伏乞睿察

乞黜責或官祠奏狀

右臣已具劄子論列淮西叛將鄴瓊事宜奏聞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

後當帥守之寄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黜責施行兼臣又慮足弱拜履有妨疾眩為種動虞顛仆累具奏乞官觀差遣未奉俞允今來感時憂憤疾勢益深如蒙矜憐察其用心未忍竄殛只乞除一在外任官觀任便居住曲賜保全以安愚分干冒天威臣無任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官祠奏狀

右臣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官觀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之餘誤蒙聖恩行以江西一路重寄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

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飢民又依稟朝廷旨旨揮招填軍額建
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廨蓋倉庫催發錢
糧招捕盜賊皆係臣躬親逐一督率竭力殫耗幸已
就緒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別有他志以淮西叛將
事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臣病成疾心氣不寧思慮
顛錯難以安職伏望聖慈哀矜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罷
臣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宮觀差遣以養病
軀以安愚分所有臣在任修舉到前件職事釐為六狀仰
瀆睿覽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奏陳淮西事宜獎諭詔書

勅李綱省所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事具悉昔留侯
八難止食其之說買臣以十策服公孫之謀蓋人主有廣
覽兼聽之明則臣下有竭智盡忠之益卿位隆將相計安
國家身雖處於藩方心實存於王室比閱淮堧之議蔚有
漢臣之風去兩短集兩長所願聞於藥石畫一奇出一策
尚不廢於芻蕘矧乃嘉猷毋忘入告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秋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特降詔
書獎諭者事君無隱敢輸憂國之謀陳力不能輒布乞身

之懇恩頒溫詔感集愚衷中伏念臣猥以諸生偶陪興運
三朝被遇誓殫夙夜之勤一紀孤危備歷風波之險曲荷
聖神之眷濫當帥守之權識昧知幾豈能料敵而制勝才
非任重惟宜置散以投閑蓋常出位而多言抵歆辭榮而
養疾囊封屢貢上千斧鉞之威綿檢誼敷邊冒絲綸之寵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覆載明極照臨察其犬馬之誠
每加聽納憫其簪履之舊未忍棄捐特軫皇慈荐垂睿訓
榮既踰於華袞懼若殞于深淵臣敢不仰體至仁俯全晚
節危言入告益思藥石之忠衰疾丐歸願遂山林之志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二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
聰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降璽書特
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奏
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
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
愚竊以為不然試為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
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眾而無
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

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
无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
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
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為無失也今浚之罪乃
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
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
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為此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
廢食懲羹吹齏以細故而搖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強
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
為自強之計則何以安也小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

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示前日之所為歸始造兵謀者
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托腕而無所發憤將
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
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
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
人兵未為弱去冬敗劉驍劉猊之徒甚衆用兵未為不利
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
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松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
之謀且為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
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

為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強哉不察此理經變
故而亟動搃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棊前著既差
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
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
前之為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為寇
者偽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
羣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鷓張將安所定止哉誤蒙
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
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趣時獻言者之所推古語曰臨
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

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
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
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
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
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
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意則大事去矣宗社安
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
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將填溝壑已
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
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

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頃降詔旨慰勞撫諭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為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志為盜之招昔真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散不可復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為正與今日之事相類竊見近降指揮應副廬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改撥

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敵之名臣私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惶懼伏乞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本月十九日部率馬軍前去襄漢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疎缺並無控扼朝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及淮西一帶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

乞宮觀奏狀

右臣近以衰病累具奏聞乞罷帥權除一官觀差遣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仰荷大恩第深感涕竊念臣孤陋無取誤
被眷知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竭來江右物華再
秋雖殫夙夜之勤曾幾滄埃之補而臣年衰景暮福過災
生百病之所交攻萬慮之所纏集將遂填於溝壑願休息
於山林方本路盜賊稍衰之時兼沿江邊報未急之際不
乞身而閑退必誤國以顛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
累奏除一外任官觀從便居住或許守本官致仕庶幾專
近醫藥尚保餘齡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契勘臣自春夏以來又患心瘡瘍纔稍痊安又得足弱
筋攣之疾拜跪艱難步履復蹇緩至今未愈近來復苦
心氣煩憤健忘漸成淋疾醫者謂憂慮傷損所致若不
控告君父罷免帥權少就閑散決難自全伏望聖
慈哀憐特從所請使得歸休保養衰疾異時蒙被驅
策不敢辭難伏望睿察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
當靜以待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
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

平江剗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
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於所聞宗社安
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
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
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
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
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
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
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
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闢心虜

偽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
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
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
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
而之會稽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
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
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
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
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
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

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
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趣於獨敗豈不
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
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
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宇文拓跋
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
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今日之
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
既去盱眙揚沂中又去盧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
叛將以來則盧壽必不能守前日鄴瓊之叛屋宇倉廩置

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肥則舒蕪光黃一帶無兵
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
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
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
難以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
州縣蟻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
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為急淮西
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盧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
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也與敵以為背
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

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攜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固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揚沂中以

衛行在詔岳飛分屯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朔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忻

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荆
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
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
猶如此而况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為先則雖
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
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
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
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
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
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韓
彭黥臆說仰禪廟謀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
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九月二十四日准樞密院九月十四日劄子節文本司申
契勘鄱瓊靳賽等率淮西兵將全軍反叛驅擁官吏軍民
歸附為齊竊慮不測前來汭江諸處作過其江州委是要
害去處並無車馬控扼欲望朝廷務會本司近奏事理速
降指揮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差撥軍馬前來興國軍

江州駐劄以備不虞右檢會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令岳
飛差撥水軍三五千入乘駕戰船委近上統率順流於蘄
陽鎮擺泊仍令差先鋒入船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控扼近
據岳飛奏緣淮甸即目別無探報如稍有警急當量其賊
勢輕重即時調發軍馬前往蘄陽或江州照應劄本司燕
會契勘本路係抵接淮西界分去偽境不遠近廬州鄆瓊
等反叛之後日有探報以北事宜緣今歲防秋事體即與
以前年分不同其本路沿江一帶及蘄黃等州緊要控扼
去處並未有軍馬防捍兼本司見管官兵人數不多又緣
諸州縣管下有未獲盜賊殘黨各已分差前去捉殺所有
江州等處合屯軍馬若候有警方遣前來竊恐後時却致
遲誤欲望朝廷特賜詳酌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先次
遣發軍馬前來江州一帶屯駐預行措置控扼防托庶免
臨時誤事

進御書草聖千文贊劄子

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御書草聖千文贊寵賜寶文閣直學
士右太中大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臣子洎宸章奎畫燦
然如繁星之麗天臣輒摹勒于豫章州學宣聖殿陰使諸
生得以瞻仰且拜手稽首作贊系于刻石之末詞旨淺陋
不足以揄揚盛美臣則有罪謹繕寫在前并以石本裝治

進呈干冒天威臣不任惶懼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三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難當方面委寄乞罷帥
權除一官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不允
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橫集臣
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
江西一路實為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
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偽境不遠豫章九江興國三
郡縣地千里餘皆係要害去虜虔吉筠袁等州素產盜賊
蜂屯蟻聚千百為群不可勝計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

軍馬盡為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糧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比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亦是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群盜凡數十火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惠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虜偽增兵駐陳蔡頴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黃對竟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浚江一帶又無精卒為之控扼新經鄴瓊之變藩籬踈缺人心動搖萬有一虜騎奔衝有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虚軍馬單弱與去

年無異如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棄捐尚使待罪藩方以備驅策自非投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摘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補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聰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之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應干防冬事件特許臣以便宜施行訖奏聞

一本略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湍奔矢往並無留者雖蒙差到申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以虔吉筠表等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可輟那目今防冬之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以一路十餘州數千里之地與敵相隣日夜窺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為帥亦不能有所施設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却敵安能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殫竭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為朝廷獨當一面以保上

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虛受重責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避懷印遠遜但為身謀不為國計則非臣之素志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見營之兵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國方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缺乏兵將然摘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望留神幸察

一本略江州最為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臣以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扼上流不可與他郡比也今方車駕駐蹕建康九江尤為要害

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今未聞有至者夫兵
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
控扼使敵人不敢窺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
執一哉近年九江為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
半年僅能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
占據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為患非淺淺也伏
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
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業
可歸迫於飢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缺

額禁軍誠為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
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願就者深慮轉徙溝
壑或流為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
招民充義兵只刺手背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
錢糧本司自行應副支給候過防冬具人數申取朝
廷指揮實為利便

一田邦直一軍五百餘人元係本司軍馬昨緣本司兼
蘄黃等州宣撫使差往蘄州駐劄錢糧之類並係本
司應副近來差屯光黃州又得探報就移廬州屯駐
淮西既屯重兵邦直之兵人數不多必不藉此本司

得之可以增重兵勢分布使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將田邦直一軍撥還本司實爲利便

一本司昨得朝廷指揮許置都統制一員遇有賊盜會
合廣東福建軍馬並聽節制近據廣東統制官韓京
申見今將官曹紹統所部兵七百人往循州興寧縣
駐劄聽候使喚又據福建統制官王進申見統所部
軍馬在汀州駐劄兩界首見無盜賊皆去本路不遠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勾抽使喚候過防冬發回
逐路

一本司年例蒙朝廷支降錢十萬貫且應副防冬支用去
年防冬不敢紊煩朝廷人年防冬非去年比竊慮緩
急缺乏無以支措緣本司見有朝廷出賣茶引錢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一例於茶引錢內應副庶幾
不致誤事

一洪州月支官兵糧米七萬餘石歲支八萬五千餘石
除正苗米盡數起發上供外本州所得耗米等支用
僅及其半去年蒙朝廷又撥二萬石尚猶侵用過上
供米一萬二千餘石已具奏聞乞行銷破今年秋旱
差官檢踏放數不少又有閏月支費益多已具奏聞
乞依去年例於上供米內支撥應副外更乞添支二

萬石伏望聖慈特降德音或施行

一防冬之際全藉有以激勸將士便之用命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給降從義郎至承信郎告各五道進武校尉至進勇副尉綾紙各十道付本司收管遇有實立功之人畫時書填給付候過防冬具用過數目繳申朝廷其立功官高之人別具功狀保明供申聽候朝廷指揮

一江州舊屬江東朝廷以洪州相為表裏割隸江西誠為利便惟南康軍建昌縣間於江州洪州之間犬牙相錯不屬本路每遇以秋之際措置斥堠濟渡

馬難於號令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南康軍及建昌縣兼聽本司節制庶幾不致闕誤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望聖慈勅旨

貼黃

臣契勘建炎二年虜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但為退避之計官省既行帥臣亦遜兵民莫有統率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為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遜保全一路以至今日由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

自兵火之後六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
萬一虜僞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
不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
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僞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
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未必能南
渡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畫一所陳皆防冬所不
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早降指揮如朝廷以爲不必
遣兵實難虛受重責乞於會臣累奏所乞或先次熟
責施行伏望睿察

臣契勘近據探報壽春府光州皆有賊馬渡淮前來
作過稱係孔彥舟王孤角等軍馬委是警急所乞兵
將伏望速降睿旨差撥或旋次起發前來應副分孽
使喚伏乞聖察

乞施行余應求張鬻捕盜功效奏狀

勘會本路慶吉等州管下昨來不住有兇徒結集群衆肆
行驚擾鄉村殘破縣道逼近州城潰散巡尉官兵殺死知
縣及捕盜官猖獗作過臣節次遣發兵將及關牒提刑司
官同共督責諸州措置招捕過大小頭項賊人六十餘件
已行開具申奏朝廷訖契勘本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

慶州張甯自到任以來夙夜究心同共協力措置施設方
畧遣兵殺獲兇賊劉宣溫鐵彈羅十二劉四花魏照等賊
徒及生擒賊首劉宣劉洪并招安劉久不敗獲賊首周十
隆謝小鬼賴十九丁二十一劉動天謝先謝聰羅動天尹
贊張大開方叔公等頭項人數不少目即本路惟吉袁州
抵接湖南界及慶州僻遠去處尚有些小敗殘徒黨已遣
兵前去招捕外今來盜賊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備見宣力
委有功效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乞施行脩城官吏奏狀

會勘先奉聖旨指揮令逐路帥司督責所屬州軍專委守
貳各行點檢城壁若城大難以因舊修築仰隨宜減減廢務
要省便臣尋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
殘破之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並無樓櫓器具
兼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闊遠又城外
積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緩急難以防守恭依前項
聖旨指揮相度到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修
築新城開掘壕塹卻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堤岸臣一
面允那本司錢物計置木植磚灰等物料於諸州刷壯城
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廂軍并於洪州管下縣分應
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各自支

破口食糧米相兼工役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後續准朝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十道助教勅二十二道應副變轉支用自紹興七年正月初五日起工創新截築城身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基根闊二丈五尺面收闊一丈八尺并護勝牆文頭通高二丈二尺表裏並用磚裹砌及墁砌城面砲臺墁道甕城亦係用磚裹砌計用過新磚一百餘萬口並係置甕燒變并令甕戶斷撲供應及於城外開墁迴迴壕河計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闊六丈深一丈六尺并造到馬面敵樓大小共一百座計六百六十餘間及計備城上要用防城器具筩籬牌狗脚木砲座檣木等脩造

城門樓一十一座甕城兩所鈞橋肆座防城器具庫臺兩處計四十間並皆齊備據都壕寨官申十一月十五日修城畢工已將寺觀人夫等犒設放散外其有所用錢糧收買磚灰木植等盡係本司措置應副並無一件取於民間所有首尾宣力官吏欲望朝廷詳酌施行謹具如後須至奏聞者

提舉官

武功大夫特差權發遣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州駐

劄武登

左朝奉大夫通判洪州軍州事崔耀卿

左朝奉郎權通判洪州軍州事李利用
都壕寨官武節郎社觀

製造樓櫓防城器具及受給錢糧官

武功大夫中州防禦使前洪州兵馬都監時光祖

武功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准備將領張復

受給磚木器具官

下班祇應蕭安
張道

部役官

從義郎白惇智

忠翊郎孫息

成忠郎周端

保義郎蕭楷

進義校尉張福

下班祇應張虎

進武副尉郝敏

本司點檢文字

進武副尉楊安中

保義郎雷德成

主行人吏四名

張京 何林 陳光祖 湯頤

右謹件狀如前謹錄奏聞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竊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重闕謝恩
祇又訖者分閫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曲蒙保護
之恩感涕無從兢慙罔措謝伏念臣誤膺器使素乏材能
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週身防患之術囊封上達每罄
愚衷函詔俯頒屢叨睿獎夫何抵忤自取悔尤積有煩言
愧瀆蓋高之恥事無實狀難當溢惡之辭豈敢辯明但祈
照察竊蓋此端皇帝陛下以慈為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
深仁廓納之度茲盛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致

誘之由克謹之之戒攀援之絕方屏跡於山林祝頌之
深願憑因之奇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三

3
2

应为

P11

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四

論使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克受天命獲大寶臨萬邦為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

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
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交遠
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
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變輿以北遷易姓建號
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
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
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
中為親在已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
至陛下抱哀疇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
戴天之讎猶當竊罷使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

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
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
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祥宮亟往遼返帑藏為虛
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存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
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祥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
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
詐應借此為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
計中禍難之未艾也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
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謀度詢必以周
爰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

并駟僮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其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惠如楚之信張儀以永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矣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為此名以遣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於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

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為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為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獲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

窮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
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
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
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
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
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
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
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
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
已而爲此固亦無可柰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

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
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
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
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
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疎布誘
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
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
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舳舻相繼財用
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
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

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柰宗社何柰天下臣民何柰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爲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爲我用陛下—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去如神龍之

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爲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爲此說者但欲求合於

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
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
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
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詘不
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挫東
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
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
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
禍為福轉敗而成功曾中昭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
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制之術

頃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
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迫之
狄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者方朝廷自十數年來
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
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
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
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
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
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
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

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
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謂遣
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
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臣
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
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
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
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
服色趣朝會擅誅賞蓋取鞍馬噐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
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

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
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大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
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
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殉國家
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
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
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
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
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
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蹇必至於亡而後已

與之絕則國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
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
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愔然改圖正仇
讐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獲危而求安轉
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
自霄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
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
日和議之失丁寧反復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
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
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

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勅順強虜之師不
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
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
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
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
土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
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
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况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
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
與群臣之有智畧者慮而圖之勿爲單見之所惑勿爲黠

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爲議論幸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察臣牝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鄺瓊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設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倖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

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群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疴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潭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謏薄賦分竒窮誤被使令荐更方面無絲髮之功以報殊遇有

立山之外咎以致煩言閑廢以來歲月未久遽蒙投拭復界
藩維自顧何人可以當此矧湖湘之重地乃東南之上流
兵火之餘寇盜未靖師帥之選授受維難如臣憂患餘生
疾疢交作血氣凋落精力弗強自藏寂寞之濱尚嗟衰瘁
倘膺繁劇之寄必致顛隳伏望聖慈垂情舊物憐駑馬之
已老哀倦翮之屢傷特降俞音收回成命使遂安於立壑
庶或保於桑榆仰報大恩願期他日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
知潭州已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續准尚書省劄子二

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
又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五日奉聖旨令臣不候受告般
家接人疾速前去之任仰荷聖恩不勝震懼竊念臣自朝
廷多事以來每被使令不敢辭難而臣稟性迂愚動輒妄
發易犯衆怒自致煩言昨者蒙恩起廢兩帥江湖但知激
勵以向前不虞彈射之在後皆遭白簡公肆詆誣以是爲
非以無爲有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爲者猥瑣污蟻無所不
至雖蒙朝廷洞照曲賜保全置而不問然道路既傳孰不
駭愕臣深惟大臣之義獲謗于時但當靜嘿循省以冀朝
廷之見察不敢自明孤遠寡與又無爲臣言者包羞忍耻

分老山林藏拙待盡絕意榮望豈謂天恩軫念舊物亟加
甄錄不終弃捐收於寂寞之濱付以兵民之重雖韓安國
起徒中而爲內史張敞由亡命而綰郡章校臣所蒙何足
爲喻然長沙乃臣舊治當時不以善去今日何可再行籍
使臣頑頓無耻貪戀恩渥延見吏民何以爲顏况臣齒髮
浸暮衰病相仍積憂熏心精力頓耗倘不自量復當重寄
必致踈虞以誤國事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
非敢飾說託故爲辭特降睿旨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
宮觀庶幾晚節不至顛隳天地父母之恩終期報稱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荆湖南路
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第深感涕臣聞人
君知人而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匪解則足以稱
職各盡其道非相爲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
於罪戾閑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
每欲黽勉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踈之故無周身之術
動致煩言溷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
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
蒙湔洗畀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蟻
蟻之跡跼蹐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

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况臣稟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憂畏心氣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說以辭難檢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析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允詔

勅李綱省所奏乞檢會累奏依舊外祠事具悉朕念遠民且以湖湘帥閫之重簡求宿望往鎮臨之鄉許國之志不

也而安有自來矣茲貽元來疏至于再三是何辭之力也意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鄉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籲天請命方震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霑雨露之澤荷息
益腴撫已增慚謝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訓晚而
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踈素乏經世之遠猷而周慎常
謹律身之小節坐罹讒毀皆出怨仇馬援謗深誰與辯明
於意實義之誓苦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

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
直類傷弓之禽疲瘵蕭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黽勉以
承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
於厥子惟疾痛之爲憂而天地之於群生俾飛潛之各遂
力布由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
深遠仍許便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惟已
不違簪履之舊物每賜記憐尤矜樗櫟之散材曲加芘覆
致茲孤陋亦獲保全臣敢不克戒暮塗益脩素履甘山林
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憑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
歲之壽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四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五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
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十月二十
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
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
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
兵渡江應接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編惟朝廷
當危急艱難之秋爲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
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

誠可為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網輒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筭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網竊觀偽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

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齊傳聞偽齊聚糧

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為入寇亦早比之往年為早齊以冬初已入寇憫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

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

兵繼來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

宜命諸將蓄養銳卒更進進之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為濟師之計庶幾可以裨禦

一宜防備海道網竊聞偽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為少合之則勢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

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綽捍禦許
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為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網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流
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
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
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
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為我有上流形勢倚之
為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賊畿甸真形勝必爭之
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
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

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網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
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命
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
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宣
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
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
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網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
蓋為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

决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
朝廷欲舒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
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
鎮所以為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
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
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
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
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避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
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為帥府屯重兵為根本
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春淮陽沿淮一帶

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
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
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
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
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
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
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
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睚眦之失必
相怨憤而敵以忠義則徃徃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

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朕為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為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為先宜賡淵衷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陞表裏為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衛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兵為衛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遺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參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網竊謂用兵以糧食為急糧食以飛輓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斛百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湏米價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網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天然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瘍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惕日於閒暇無事之時遑遽震恐於倉卒溘讓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為而不為真可惜也荆湖間車

船乃唐嗣曹王舉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卓者挾以
雙輪鼓踏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初修武經總要該
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荆湖及項降式樣於沿
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遂時閱習可
以為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公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羣盜數萬
人惟湖北賊楊公榘重湖之險未有戰艦水軍未可
攻討嘗具楊公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
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南

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
夔同兩路帥臣措置迄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
賊非陸地群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
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
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
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
付則此賊之勢又復鷓張未有掃蕩之期為吾牽制
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
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
以絕其糧明出文榜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

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
可圖兵以緩為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
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首首必欲盡
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網竊以主上躬睿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遇相
公仰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蘊王佐之
才有不世出之略被受眷知願捐軀以徇國者精忠之誠
遠追古人憤強虜之憑陵取逆臣之僭竊悼二聖鑿與之
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遠慮圖此武功此固十

一不天下士民之所僂望者也然而逆虜之餘財用
盡之民力凋瘵不取於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則人心
驚疑正在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與民不告病乃為得
策輒殫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禪廟筭伏望鈞慈特
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網昨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頒降官告勸誘上
戶進納文臣自宣教即至迪功即武臣自修武即至
承信即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內宣教即
六萬貫迪功即一萬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千貫為率
契勘自來進納文臣止於判司等行過有功改官即

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絕也今以京朝官許
之進納恐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目前
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衆戶則亦知此官當使
誰受網謂不若以一宣教即分為六迪功即做此以
行則上易於出財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
力又無輕名器之患就不得已之中此為長策仍於
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竭澤而漁辦伏望鈞慈
更賜裁處

一網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廷元
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銀依自升
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公
文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三
月椿足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絕奉
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限合至四月十日了
足今來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筠
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已
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以預行催
納如州縣逐急於上戶催科將來下戶卻合入納本
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
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指

揮燕幾災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望為慈特賜照察

一綱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般至郢州交卸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密邇偽境須得軍馬防護糧道乃可無虞綱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樁管候將來大軍進發沿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般實為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綱竊見自軍興以來取於民者非一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情羅預借和買名色甚多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理財之道救弊覈實開闔貨遷使不歛於民而用度足乃為長久之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綱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疎誠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而已輒錄副本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與宰相乞兵劄子

綱已具狀申都督行府本路虔吉袁州建昌軍等處近來盜賊頭項漸多蓋緣軍馬單弱不足鎮壓如虔州元有李

山一項軍馬賊勢稍息李山近為岳飛勾回賊盜遂復揭
獞接連素吉一帶飢民嘯聚作過本司雖遣發軍馬人數
不多深慮賊勢滋蔓為數州之患將來難以殄滅伏望鈞
慈早賜指揮於迫便處先撥軍馬二三千人赴本司相兼
使喚錢糧之類令轉運司於上供錢內應副庶幾盜賊可
以措置及前期訓練以備將來防秋之用不勝幸甚

與宰相乞王彥軍馬劄子

綱契勘近嘗條陳本路防秋利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
一萬人及於劉光世岳飛軍中摘那軍馬於舒蘄黃州駐
劄已具奏間去訖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

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
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切慮賊情狡獪或有窺伺乘間擄
虜無兵應援深為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
錢糧並係本路應副經由蘄黃等州自沔鄂以趨襄漢實
以本路為根本以蘄黃等州為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為賊
所擾蘄黃等州為賊占據無兵捍禦即根本之地騷動錢
糧無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
見困乏為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前後累申所
乞軍馬非獨止為本路之故近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勾王
彥軍馬赴行府約七八月間可到候到日差撥前去勸會

王彥軍馬見在荆南府未曾起發將來到得都督行府須
在八九月間卻行差撥前來已是深冬不惟往還虛費日
月兼又軍馬勞頓後期失事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令王彥
軍馬候將來過本路日就便存留聽本司節制於沿江分
布防托及抽那往虔吉等州討捕盜賊庶幾不致闕設所
有乞於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前來舒蕪黃州駐劄亦乞
早降指揮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本司近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巡按淮甸所有合
申請事件申取朝廷指揮今來所乞就便存留王彥

軍馬伏望鈞慈詳察且降指揮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六

與右相乞罷行交子劄子

契勘近承都轉運司公文依准朝廷指揮本路和羅米二十萬石其所降羅本以三分為率約計一分係新法交子二分係金銀勅牒等其交子尚未降到綱竊謂交子之法行於四川則為利行於他路則為害四川山路峻險銅錢脚重難於齎挈故以交子為便當時設法者措置得宜常預椿留本錢一百萬貫以權三百萬貫交子公私均一流通無阻故蜀人便之近年不椿錢本其法已弊况欲行於他路哉今東南道路安便銅錢脚輕若欲便民固已不待

交子自能流布自今戶部財用窘迫必無數百萬楮留錢
本交子之行止憑片紙民間得之交手相付不敢停留良
民折閱轉賣不得元直十之二三兼并之家賤價停蓄坐
享厚利爭競既起獄訟滋多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網大
觀間任真州司法參軍兼管常平倉庫是時朝廷推行交
子之法豪民挾形勢戶競以賤價得之以代見錢輸納官
司不敢不受應係官錢悉是交子其後覺知不便從而改
法倉庫見錢為之一空由此觀之非獨不便於民而官司
尤甚今朝廷乃欲講究推行誠獻言者之過也伏望鈞慈
更加詳察特賜敷奏早行寢罷勿待公私已受其弊見不

可行而後改天下不勝幸甚

辭免轉官與宰執劄子

網誤蒙聖恩特加遷秩尋具奏辭免又奉詔書不允無任
感懼之至契劄本路近以虔守失於撫循致已受招安人
嘯聚作過旁近郡縣類多驚擾雖遣兵討捕兇焰稍衰然
以兵將分布不足之故尚多漏網殘黨猶有竄伏山林出
沒未已者帥司任一路之責何所逃罪今乃以盜息民安
為名叨冒恩賞何以厭服公議兼綱年來衰病屢請就閑
見患瘡瘍久在假故深慮職事廢弛以速官謗伏望平章
都督特進僕射相公洞照誠懇特賜敷陳追寢成命以安

愚分仍檢會綱累奏除一在外官觀差遣庶幾得脫繁劇
漸就休養仰賴庇蔭保全晚節不勝幸甚

與宰執乞官祠劄子

綱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官觀未奉回
降指揮竊念綱憂患之餘誤蒙朝廷付以江西一路重寄
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初
到任至今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聖
旨賑濟勸糴以活飢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填軍額建置
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勅蓋倉庫催發錢糧
招捕盜賊皆係綱逐一躬親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就

緒今者以病乞身即亦別有窺避兼綱近以淮西叛將事
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顛
錯難以安職伏望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哀矜特賜敷
陳檢會累奏罷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官
觀差遣以養病軀以安愚分所有綱在任修舉到前件職
事鑿為六狀已具奏聞及申尚書省都督府外伏望鈞慈
特賜詳察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綱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為家
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

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面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款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朝廷有慮減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貫自去年收買木植燒變磚甃等至今

春興工止是本州廂軍壯城及他州剗剗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莊夫以助工役日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為城七百二十丈壕與城等為樓櫓一百二十餘座計七百餘間為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并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文歛於民者用新磚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窯燒變及令窰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攷也恭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覩及登舊城以望漲沙方見裁減利害之

不謬

一創置營房

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喚亦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絕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條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逐營外造各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今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公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

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入一騎留者併與罷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綱去歲到官檢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勅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蟬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泰發因暇日試閱視

一建置官府倉廩

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為之難以檢察因
規度都廳之南造吏院三十間以居群吏卻以設廳
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
門外舊皆草屋為造房廊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
州學舊未全備為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豐
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為造新殿八座計四十餘間
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為
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
去處為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
無館賓客之所為置侯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今賈路

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用度
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
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
豈非倒置乎綱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
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
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遠限
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剗刷以此源源而
來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

亦前期椿辦不闕月椿錢最為難辦本州應副岳飛
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申世景兵
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
今月椿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中間力申朝廷
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
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贏餘又每差使司
回易官載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免撥應副岳飛軍中
既有利息又省脚費此不可不知也綱去歲初到官
日大寧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
貫今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椿下二萬

貫辛取倉卒都厝及稟支厝試閱視之
一蓄積金穀

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皆係
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
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
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
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椿管聽候朝廷
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
錢米者蓋緣每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掃地
皆盡矣於中米尤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

稔升十數文寸積錄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敬以陳易
新可以常為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
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此亦須有
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
得耗米絕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吏自當責
辦一路宜於吉撫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為長
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朝廷
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綱自行在乞得申世

景軍將帶前來纜及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
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
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
倖少安自今年春以盜賊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象朝
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
教閱以申世景將本軍為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
隸將不隸將兵為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為中軍
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為右軍後軍共六千餘人團
結教閱軍聲粗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
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張聲勢耳

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虔為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初遠
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為大使意謂統兵必多往往
戢服其後虔守孫佑邀功生事致虔寇已受招安者
蠶起幾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復歸巢穴然
所遣不過數百人群盜窺見鮮少迺相數學紛紛不
已延及撫吉筠袁亦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
一火了當又措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柔直
來守虔州相與商議措置文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

軍前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
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群盜六十餘火
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
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悉已淨盡大抵
江西民俗橫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
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為大害
也要當使之服業田畝而無科湏之擾迺為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晚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

幸冀照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六

考言者文之...



